

世界觀、生活目標與生命意義 感的階層模式分析

——一位重複受災山區女性整全取向之 質性研究

張利中* 劉香美**

摘要

本文主要目的是以「心理歷程分析」的觀點提出一個生命意義的階層模式分析架構，來引發對於生命意義探索研究的一個新的方向。研究以一位居住在南投山區的女性為對象，結合敘事（narrative）與整全式（holistic）的意義詢問，收集相關的文本資料，應用紮根理論的精神方法進行資料的分析，研究發現下列三個向度：

1. 「生活照見與天命觀說」：以受訪者所提及的概念、信念、體會與觀點等認知性的陳述，找出受訪者的世界觀，包括以下的四個向度：(1)「我是誰？」：我來、我受、我勝出的自我觀；(2)親代中心、人的良善與高下的人際觀；(3)順天、信神、抗生死的宗教觀；(4)以「做」與「認命」來整合與解說自我的人生哲學

* 東海大學宗教研究所副教授。

** 南華大學生死學研究所研究生。

觀。

2. 「生活操煩與終極關懷」：以受訪者所提及之目標、動機、操煩與關切等具有動機性質的陳述，找出受訪者的生活目標與生命關懷，包括以下的三個向度：生活的操煩； 培育孩子的終極關懷； 社會性的利他回饋。
3. 「生命意義的感知」：說明研究對象的生命意義感知與來源，包括： 「活著」的回顧與統整體驗； 「創造」的愉悅體驗； 終極的盼望等三項來源。

研究最後以Frankl的意義理論作為對話的對象，進行綜合討論，結果初步地支持「階層分析」的理論性、有效性與可行性。本文期許能開啟一有意義的研究方向，從心理學與心理歷程分析的角度，增進理解人類探索生命意義的方式與過程。

關鍵詞：生命意義、階層分析、終極關懷、世界觀

A Hierarchical Analysis of the World-views, Purposes in Life, and Meaningfulness of Life

— the Application of a Holistic/Qualitative Approach with a Woman Resides in a Mountain Area with Repeated Severe Natural Disasters

Li-Jung Chang* Hsiang-Mei Liu**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explore the concept of hierarchical analysis toward the study of meaning of life. It was based upon the conceptualization personality hierarchy model. A woman living on a remote mountain area and suffered repeatedly from severe natural disasters was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is study. A holistic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 was applied. It was found that:

1. There was a world-view category including Who am I?; Who are they?; Supernatural and transcendental beliefs; and philosophy of life.
2. There was a purpose/goal category including Daily hassles; Ultimate concerns; and Altruistic acts.
3. There was a meaningfulness category including Life review;

*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Religious Studies, Tunghai University

**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Life-and-Death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Creativity and caring; and Ultimate hope.

General discussion was done with a close reference to the meaning theory of Frankl. Results are supportive to the hierarchical conceptualization. The discussion provided also some preliminary support for the improvisation of the holistic approach within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ology.

Key words: *Life meaningfulness, Hierarchical analysis, Ultimate concerns, World-views*

壹、緒論

近年來，由於在社會科學中對於多元研究方法的提倡，研究者大多能接受不同研究典範的並存，而多元研究方法的提倡也間接的啟發了學者對於不同研究方法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之間的統整的興趣與努力。以人格心理學為例，McAdams (1992) 便以一篇回顧式的論文，建議以階層統整的方式，來說明不同研究取向的人格心理學研究所獲得的研究結果之間應加以統整，而提出將人格特質、生活目標及生命故事敘說等三個層面的研究結果，加以階層化排列與說明的作法，藉以更整全的描述人格。本論文的主要目的則在於進一步的應用McAdams於人格心理學所倡議之階層分析的作法，對於個人「生命意義」的相關研究進行統合，以期對於有關生命意義的研究，除了應用Frankl (1967) 所提出之分類架構之外，提出以「心理歷程分析」為取向的另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

一、人格心理學的階層分析

起初人格心理學研究的重點是「個人」，而非一群人的性格摘要。然而，因為量化研究的興盛及因素分析等統計方法的應用，加上電腦的問世，使得人格研究走上一條以瞭解人群性格為目的的「特質論」主流。經過幾十年的研究，人格心理學界普遍認同人格的五大特質論 (the Big-Five; OCEAN)，發現開放性 (Openness)、意識感 (Conscientiousness)、內外向 (Introvert/ Extrovert)、易處性 (Agreeableness) 及神經質 (Neuroticism) 是描述一個人的人格的主要特質。此一五大特質論，便成為目前人格心理學中的主流思想，普遍受到認

同，然而過於重視群體特質的研究結果，卻也喪失了人格研究在開始時，以「單一個人」為研究主體的初衷。

再者，早期人格心理學家對於人格的定義中，原本就很重視人格中的動機概念，重視個人的動機與目標在其人格中所佔的重要位置。Emmons (1999) 則以生活目標的取向，以個人努力 (personal striving) 的概念來研究人格的動機層面，並將研究結果推展至個人終極關懷的層面。Emmons (1999) 認為，每一個人每天都念茲在茲想要盡心盡力去達成的一些目標，本身就應該是屬於描繪人格的一個重要的向度。有些人的目標很具體，有些人的目標很抽象，有些目標的層次較低，有些目標則層次較高，更有一些是直接指向靈性的目標 (spiritual striving)。研究的結果發現，高層次、抽象及靈性的目標，對於個人的幸福指數較有助益。原因是高層次、抽象及靈性的目標較具備超越的特性，可以在實現目標受阻礙的時候，較具有彈性的引導人們做超越性的思考並選擇替代性的目標。

McAdams (1992) 則是以敘事研究的方式，藉由個人生命故事的敘說，研究一個人的人格。他指出「忽略了情境因素」，是以往人格心理學研究的一個共同的問題，因此，他認為要瞭解一個人的人格，最整全性的作法就是以這個人的生命故事為題材。一個人在其生命故事的敘述之中，很自然的就會描述其生命情境；個人對於生命情境的認知與反應，以及個人反應的結果。此一取向，McAdams 認為最能以個體化的方式來呈現一個人的人格，而且可以有意義的將「特質」、「目標」、「情境」及「人格的自我覺察」等概念整合在一起。

綜合言之，人格可以分成特質、目標與敘事三個階層。在最底層的是「特質」，個人經由先天與後天環境塑造而形

成特定的人格型態，在人格型態之上則是一個人的「生活目標」，特定的人格特質會引導設定特定的生活目標，而最上層則是個人的生命敘說，以眾多生命經驗的組合，來完整的呈現出一個人的人格全貌。此一階層模式，在統整不同研究方法所獲得的研究發現上，可以說是深具意義，應該能有助於將同一領域的不同學者各自瞎子摸象的研究結果整合在一起；因此，可以說階層模式的概念是很值得研究者重視的一個取向。McAdams並進一步的提出，未來的人格研究除了在水領域（特質、目標及敘事）橫向的繼續努力之外，也應重視開發縱向的研究，例如：探討特質與目標的關係，或是特質、目標與敘事之間的垂直關係。

二、生命意義的階層分析

就以本文起始處所提及之「多元方法」之統整的概念而言，一個「概念」的階層模式分析，應該是值得採用的一個研究概念架構。本文以下將就「生命意義」的概念，也效法McAdams的階層模式，先進行概念性的分析，並試圖找出相關的研究發現，以進行初步佐證的工作。生命意義是一個個人意義建構（meaning construction）的過程，這意味著生命意義的獲得，需要經過一個可分析的心理歷程，且需要有一些基礎的元素存在。同時也意味著個人的發展階段與群體間個別差異的存在。

（一）生命意義的底層結構

「世界觀」是一個經由個人建構而成的信念系統。這些信念系統在個人的整個信念系統中，是屬於較為核心，重要而經常是「無意識」的信念系統。世界觀涵蓋的是個人對所處世界與環境的最重要的知覺向度，可以協助個人來認識、

預測這個世界，並進而因應在所處世界所發生的各種事件。

(二) 生命意義的中層結構

一個人如何看待這個世界，也會進而影響他如何面對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中訂定什麼樣的目標。張利中（2003）就曾探討世界觀與個人生活目標之間的關係，發現特定的世界觀與特定的生活目標之間有關。舉例而言，擁有「當下、和諧與相信人性也善也惡」的世界觀的研究對象，就比較傾向於設定「思索」人生意義與存在的生活目標；而擁有「征服自然、未來導向及人際從屬關係」世界觀的人，則較傾向於設定「積極入世與寄望未來成就」的生活目標。然而，由於該研究所採用的是國外的問卷量表，缺乏本土化的思考，也因而有理論性不足的窘境。

(三) 生命意義的高層結構——生命意義感

應該是「敘事」，對於生命歷程與經驗的述說。從建構的角度而言，當人被詢問及「生命意義」的時候，應該會是經歷一個內在的心理歷程，個人會針對問題進行思索，先行理解問題之主旨為何；在能夠明瞭問題之後，個人應該會從其知識與記憶庫中，提取相關的資訊或是評價感受（affect and evaluation），回應出一個評價性的回答。「我的生命意義為何？還好啦！不錯啦！」或是「很沒有意義，我不如死了算了！」（引自陳珍德，1984，p.59）。當進一步追問時，研究對象則很可能會藉由對自己生活經驗與故事的敘述，補充說明對生命的知覺與體悟，以及個人對自我生命意義之感受與評價。

本文所提議之生命意義感的階層建構模式，似乎也相當的能與本節所描繪之研究的現況發展有關聯，「生命意義感」本身便是一個整全性的概念（global index），可以採以

非結構的訪談，從整體到局部的來探討研究對象的生命意義問題，而經過真正的「非結構」與「深度」的訪談結果，由於引導性較低，也可以就其相應的研究發現，藉此構思本土研究對象「建構」生命意義的心理歷程，及所使用的心理素材（生命故事與經驗），如此的作法應該可以深化尋找生命意義心理學的心理學研究，而對於人類有關生命意義的探索做出些許的貢獻。

貳、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立意取樣（purposive sampling）選取南投縣信義鄉，以賀伯颱風、921大地震、桃芝風災、敏督利（七二水災）風災、艾利颱風等重複受災地區，邀請一位五十多歲，曾遭受重複災難者參與正式研究。受訪者為一女性，已婚，育有三女一男。大女兒在國小畢業前罹患白血病，歷經兩次的生死關頭，勇敢面對病魔挑戰，後來終於獲得控制，但也因為感染造成臉部嚴重潰爛，最後只能靠整型復建恢復一些。經歷生死存亡的大女兒後來就讀大學特教系，目前執教國中特殊教育，兒子與二女兒高中畢業，小女兒目前就讀高中。受訪者除了陪伴女兒與病魔奮戰的苦難，在賀伯颱風時田園被洪水沖走無法復耕，後來只得租地種植，921大地震才辛苦買下不久的房子倒塌，幾經波折貸款完成重建，接著七二水災承租的田園再度流失，方收成的農作物又付之流水，迫使先生只能到外地工作來償付貸款，家庭開銷則以打零工及兒女賺取的微薄收入負擔。在研究的倫理考量上，則先是透過對於研究進行的程序的具體詳細解說，來徵求研究參與

者的同意，同時也使用訪談同意書的方式，進一步地向研究者說明研究的性質、過程以及參與者的各種權利保障。

二、研究之訪談程序

本研究採取「建構」(construct 動詞)的觀點進行與參與者的深度訪談，比較是以動態的、發展的、形成的觀點來對其個人的生命意義做較為動態與整全性的心理歷程描述。而在訪談的指導語上，則應更以「開放式」的問題來詢問研究對象，在其過程中，研究者應先與受訪者建立關係，以探詢受訪者之「生命意義感及構築生命意義所使用之元素」為訪談主軸，加以不斷的反覆、深入的詢問，例如：「你認為你的生命有意義嗎？怎麼說？」；「當你在回答這個問題時，你都想到了哪些事情？」；「我們可以再試一次來回答看看，『你覺得你的生命是不是有意義？』這個問題嗎？」。

研究者在訪談過程中以同理、重述、摘要、發問、澄清、反應、聯結等技巧，配合真誠耐心的等候受訪者的回答，讓受訪者感覺輕鬆自在，並不斷的鼓勵誘導受訪者去思考及訴說，跟隨受訪者的敘述內容，再逐漸亦步亦趨的深入探索追問。例如追問「試想生命中假使缺少了什麼，會讓你覺得生命沒有意義？」，研究者耐心等待受訪者思考後再回答。另一個「再三」的追問會是「生命中若是可以成功的加入哪些事物，你會感受到你的生命是更有意義的？」等諸多「深入追問」的問題。開放式的訪談使得訪談的彈性更大，因此，受訪者較不侷限於呆板僵硬的表達空間，持續鼓勵受訪者完整詳盡的將內在的感受與想法揭露出來。訪談結束後，研究者詢問受訪者訪談的感受並對其表達謝意。

三、資料的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在方法上使用敘事研究方式，以口述訪談蒐集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料，循著研究參與者的問題脈絡追溯訪談。在文本資料蒐集上是採取建構論的多元觀點及敘事的精神進行訪談與資料蒐集，並依據紮根理論的開放編碼、主軸編碼、選擇編碼、理論統整建立等歷程進行資料的分析。資料整理分析與資料蒐集同時交錯進行，以建構主義觀點解釋、分析資料，試圖從資料中建構出研究對象的生命意義感受與組成。本研究為了提升資料分析的有效與可信程度，乃依據紮根理論的四項有效「譯碼」：以建立理論為重點而不只是驗證理論；嚴謹的譯碼程序與過程，產生好的科學；突破被研究者帶入的，或在研究過程中所出現的偏見與假設；研究者可以建立接近真實、內容豐富、統合完整與具解釋力的理論等指標為依據，經由不斷的反覆進行譯碼和比較，經由比較做反覆的分析以增進理論觸覺，並可以充實概念與促進對個案條件脈絡的釐清與理解，幫助研究者建構實質的理論。

參、研究資料之分析與統整

本研究以「述說生命故事」為主軸，進行非結構式的訪談，主要是引導受訪者針對其生活經驗進行述說。所獲得的資料並不以「還原」或是「建構」受訪者生命故事為目標，反而是採用「紮根理論」精神的分析取向，以開放性的譯碼與範疇歸類，找出受訪者在述說生命故事時所引入的重要概念。之後則是針對這些概念與現有之「世界觀」與「生活目標」等相關的理論做比對與討論。

研究結果共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

- 一、「生活照見與天命觀說」：以受訪者所提及的概念、信念、體會與觀點等認知性的陳述，找出受訪者的世界觀。
- 二、「生活操煩與終極關懷」：以受訪者所提及之目標、動機、操煩與關切等具有動機性質的陳述，找出受訪者的生活目標與生命關懷。
- 三、「生命意義的感知」：說明研究對象的生命意義感知與來源。

一、生活照見與天命觀說

在訪談的過程中，受訪者娓娓道來的是一連串的生活經驗與生命照見。在其數十寒暑的生命歲月之中，受訪者對所處的這個世界有一番看見，也藉由這些看見來映照出她個人的自我概念與意向。這樣的結果與鏡中我 (looking glass self, Cooley, 1902/1964) 的概念是相符的，受訪者的鏡子是多元的，有生活處境，有環境中顯著的他人，有蒼天鬼神，也有對土地與大自然的反思。在與這眾多的鏡子互動與照見的過程中，受訪者看見了所處的世界，也映照看見了自己。此一多元照見的概念與向度，與現有世界觀的理論與向度 (Sire, 2004) 是相吻合的。

另一方面，在紮根理論方法的應用之下，本研究也發現受訪者對於其個人的生活經驗，並不僅限於一系列故事的陳述 (stories telling) ，也會加上個人主觀的述說 (narration) ，主動的為其生活中的各式照見進行形而上的解說，可以說是一種個人「生命哲學」的表述。此部分之研究發現將分為：(1)「我是誰？」：我來、我受、我勝出的自我觀；(2)親代中心、人的良善與高下的人際觀；(3)順天、信神、抗生死的宗教觀；(4)以「做」與「認命」來整合與解說

自我的人生哲學觀。

(一)「我是誰？」：我來、我受、我勝出的自我觀

我是誰？研究參與者阿味在訪談間自動自發的對於自我做了許多詳盡的描繪，包括了「我的出身卑微」、「我的苦難不斷」、「我做；我拼」、「在生命戰場上我贏了一回」、「我良善」與「我認命」等諸多與「我」有關的描述，分別整理於後：

1. 我來：來自孤苦、卑微與失學

父親生意失敗，阿味五歲就被賣作養女，羨慕別人都是父母養大的，為什麼自己卻要賣給別人，讓人家欺負、虐待！而且從小就得照顧養母與外婆，她可說是生活在「痛苦的深淵」裡。養女身分加上家境清苦，渴望多讀點書都是不容易的事。在這許多的敘述之中，阿味處處透露出對於自己身世卑微的感受。

我是人家的養女，以前經濟不好，那個時代是這樣，我都看在眼裡。有些人會竊竊私語說：這就是童養媳。(W1-140)

國小一年級就被賣給人家，我的人生在那時候已經改變了，可以說被打到長大的。買的那個人沒有結婚，她好像有憂鬱症，動不動就打我，都這樣扯我的頭髮，拉到地上磨地，都這樣打我，……動不動就打、就踢，小時候牙痛很痛苦，她也是這樣打，我實在是……。(W1-143/146)

我國小畢業後，我家隔壁有做頭髮的(美髮店)，我一邊學做頭髮，一邊要照顧阿媽跟養母，兩邊跑來跑去，照顧到她(們)年老過世。(W1-153)

現在工作，學歷大都要大專以上的，他們都賺不了多少錢，我只有國小讀到國小，出去要做什麼？(W1-208)

阿味默默的認識這個世界，知道自己是孤苦的，知道生活是不容易的，同時，在這些對世界的知覺之中，阿味以「做」為基礎來安住自己的生命與生活。換言之，童年的阿味知覺自己身分卑微，卻也在困苦的生活中養成「操持」的習慣，為別人也為自己在生活中操勞。

2. 我受：急急切切的天災與苦難

阿味的生活原本就不富裕，加上女兒生一場重病的花費，天災毀去賴以維生的土地，阿味陷入各式點點滴滴與急急切切的災害與苦難。在生命最無助時，曾經閃過輕生的念頭，因為對於孩子的掛念羈絆，讓她一再地咬緊牙關，度過生命的谷底，也從此開展她的生命韌度，得以面對一次又一次的苦難。

最早是女兒生病，再來是賀伯(颱風)、地震，還有這一次又沒有了！.....他們告訴我：你的田地被水沖掉了！聽到這個我傻了，心裡想要怎麼辦呢？那時候眼淚流不停，不知道要怎麼辦？(W1-208)

我女兒發生這種事情(血癌復發)，所有的積蓄都花光了，之前我的田園都沒有了(風災被毀)，什麼都沒有，又欠農會貸款！那時候真是生不如死，那時候很煩，曾經想過眼睛一閉不管了，又想到這三、四個孩子怎麼辦？.....後來就想忍著點，就這樣咬緊牙關慢慢度過.....。(W1-33)

「一再又一再的受苦」是阿味生活的寫照，回顧孩子的

病讓她心力交瘁。加上接踵而來的天災，安定的經濟已經被拖垮，地震又毀掉全家遮風避雨的家，阿味面對苦難是從悲怨、心有不甘、無奈而至麻木。然而為了孩子，她堅忍的從苦難的谷底掙脫，對於阿味來說，苦難已經變成生活的一種型態，「苦」是生命的本質，而孩子的性命垂危則是將她的苦難推到了極致。

3. 我勝出：與女兒的性命相繫與欣慰

在阿味的生命裡，最艱澀的是從女兒生病開始，之後又有天災接二連三地降臨在她的身上。面對女兒罹患重症的傷痛與無助，以及經濟拮据帶來的生活壓力，處境是艱困難熬的。阿味處在人生逆境中，對生命也曾發出無奈的吶喊，由於看見大女兒的死裡逃生，因為對孩子的愛，使她有力量接受命運賦予的苦難。

我們老大六年級時，發生這種事（骨髓性白血病），所有積蓄都花光……，我也要想盡辦法醫她，盡力的照顧她，……我那時候在照顧她，……她會告訴我：我不想活了！那時候我的心裡很難過，我又不敢在她面前哭，……那時候，病魔在折磨她時很難過，我也跟著她很難過！（W1-31/36）

那時候（女兒）一直發燒，白血病以後，一直注（射）化療的藥，一些好細胞、壞細胞都被殺死了，越打抵抗力越弱，一不小心細菌感染，嘴巴都腫起來，一夜之間嘴唇就都爛掉了，整個臉腫到眼睛小小的。心裡很難過，還嚇個半死，心裡想「完了！」……。（W1-94）

我付出的感情都在她身上了，突然間這樣，那種打擊很重！那時候，我的眼淚當水喝，每次看到她，不敢

在她面前掉眼淚，趕快躲到外面哭！哭到有眼淚都哭乾了！我告訴她（女兒）：媽媽跟你奮鬥這麼多年，媽媽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朋友親戚都抱著希望，妳怎麼可以說這種話（我不想活了）？……後來我也告訴她：吃好吃壞沒關係，妳只要好身體照顧好最要緊，妳不要想那麼多！……媽媽在這裡照顧妳，家裡還有弟弟妹妹，媽媽專心來照顧妳，妳講這種話媽媽很難過。（W1-35/39）

生命與生活帶給阿味的是一場悲劇，然而在一場陪伴女兒與死神拔河成功的經驗中，激發出她堅韌的生命力。曾經讓阿味柔腸寸斷的女兒，病情獲得很好的控制，且是大學特殊教育系的學生，這是阿味最感到欣慰的地方。生命中的歡欣成功體驗來自於孩子，而這些體驗正是阿味在孩子的生命苦難中守候出來的。這是一個在面對苦難所創出的生命效能感與意義，依據Frankl（1967）的理念，孩子會是阿味生命意義的核心來源。

（二）親代中心、人的良善與高下的人際觀

就常人的角度而言，「人」是這個世界中最重要的一個成分。在生活世界裡我們與人相處，除了少數與世界全然隔絕的人之外，我們的生活經驗，也大多是與人相處互動的經驗，可以說「人」是個人世界中的要角。一個人如何看待「他人」，也理應形成其世界觀的一個重要的向度。另外，「人」是一個集合名詞，而這個集合體的大小與型態隨著個人的人生經驗而有變異。換言之，每一個人如何看待他人應是有性質上的差異，有些人看重芸芸眾生，有些人對於他人視若無睹，有些人能夠看見自己與他人的優點，有些人則可能是遍數他人的缺失與短處。這些對於「人」的看待，可以

說就是所謂的「人觀」。以下將就受訪者在訪談中主動論及的各種人物，以及對各種人物的評價，來描述與建構受訪者的世界觀向度，其對於「人」的觀照。

1. 以孩子為生命的中心

從訪談的資料顯示，阿味的親代性極高，在她眼中最重要的他人是孩子，甚至可以說她的心目中絕大的部分都是孩子。

我告訴孩子他們沒有媽媽這麼辛苦啦！要他們現在要認真點。孩子們聽我這樣講，會邊聽邊掉眼淚……。我告訴他們：「媽媽是怎樣走過來的！這就是一片鏡子，你們要好好想，好好努力！」（W1-151）

所以說後來我的孩子，我不要他們這樣（一個借鏡），有辦法生就要有辦法養，就算是別人要我也不不要（孩子送人），盡量我要自己照顧好，還好我生這幾個孩子都還好，還很上進啦！（W1-147）

像我的孩子，看不習慣會唸他們，有時候他們會嫌我很囉唆，現在長大了，我也不唸了啦！像我這四個孩子，以前他們犯錯我就打，我是打到高中才沒有打的……。（W1-23）

阿味自幼從孤苦中走來，吃足了苦頭，對於孩子自有一番特殊的感受，孩子是她生命的中心。在她眼裡，孩子千萬不能踏上自己的後塵，所以她對自己與孩子有很深切的期許。在訪談的過程中，每每提及孩子時，便是阿味做出最深層與殷切情感表達的時刻，對於孩子的關切，可以說是極深刻與殷切的。孩子，是阿味的終極關懷。

2. 人的良善：在與親人和鄉鄰的相處中照見自我與他人的良善

從小吃苦受虐的阿味，似乎並沒有「怨天」，更少會去「尤人」的，對於周遭的人，比較傾向是抱持著正向積極與良善的看法。先生是勤勉支持的，孩子是好的、聽話的，山居的鄰人是互助而良善的。尤其，隨著災難後的救濟與愛心的接踵而來，阿味更是肯定社會人心的良善，繼而發願回饋。

阿味對孩子的上進是滿意的，尤其對大女兒更是如此。大女兒的命是她從鬼門關搶救回來的，女兒的上進讓她覺得很光榮，兒子國中畢業後，自己半工半讀的讀到高中，姊弟之間也都有很深的情誼，在匱乏的情況下尚且能夠相互扶持與鼓勵，這些都是讓她感到欣慰的地方。

我的孩子（兒子）雖然不是很好，不好歸不好，他是自己半工半讀，自己賺學費讀到高中畢業的！沒有回來拿過任何錢，他知道姊姊生病花很多錢，家裡頭已經沒有錢了。（W1-167）

當兵放假時，沒有回來又去老闆那裡做臨時工，一天一千塊，人家放假是去玩，他沒有玩又跑去工作，做一天給一千，做個三天給他三千，他的費用又有了。他當兵時很少回來，放假都跑去工作，這樣就有錢了，他拿錢給他姊姊，告訴她：「這些錢妳保管好，如果要讀就再往上讀」。他鼓勵他姊姊繼續讀書。（W1-168）

即使災難不斷，阿味依然喜歡山村的生活。農家各安其位的生活型態，以及樸實儉約、人情味濃厚的生活狀態是她早已習慣與熟悉的。生活在天災頻繁的地區，阿味除了面對

自身的苦難，也看到人間的冷暖。隨著每一次災後的救助，激發阿味的內心浮現出回饋社會的心態。

我們做農的就是互相幫忙，有什麼就吃什麼，誰有東西就分給大家，這樣又可以節省一些了。（W1-25）

我看到有些人在災害的時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有些人能出多少錢就出多少錢？他們綁粽子出來義賣，再把義賣的錢捐出來！（W2-114）

那時候慈濟每個月還給我們一萬塊，……後來蔬菜有在收成了，慈濟又拿錢來，……我說不要，……我們三餐已經有得吃了……，還有比我們更窮的人，去幫助比我們更需要的人。（W1-48/49）

阿味看到自己孩子的懂事乖巧，也喜愛農人之間的互助生活型態與山居生活。另外，從每一次災難中，她看到有些人與宗教團體所散發出來的愛心，對災區陌生人不求回報的付出，也因而激發出她對社會互助的覺知，許願自己也能夠對這個社會有所回饋。整體而言，阿味是一位性善論者。從訪談過程中，發現她看見包括孩子、親友與參與社會救助等許多良善的人，她也因而發願良善，希望能夠有能力回報這個社會。

3. 人的高下有別

阿味眼中的他人基本上是正向良善的，然而，即使阿味對於人性有很正面的評價，且在訪談中佔去了較大的篇幅，但是偶爾也會流露出對於「人」的分別知覺。明顯的是，阿味眼中的他人有學歷與貧富之分。對於學歷高下的感受來自於其個人的自幼失學，其感受是無奈的，然而卻能夠轉化成對於孩子的正向期許。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生活的困頓與物

資的缺乏，經常需要向「有錢人」借貸金錢，也因此，在阿味眼中的他人，就包含了一個有錢人與窮人的區別，有相當負面的感受。也因為深知窮人的無奈，更能體會同處苦中之苦的心境。

我是窮怕了！有時候我跟朋友講，我說富有的人，不知道窮人的艱苦、處境！我是窮怕了！窮到身邊沒有一點錢也沒有人知道！也是這樣度過啦！不然跟人家借錢也要看人家的臉色！人家要討債是不客氣的，罵都敢罵呢！所以我索性不要借……，是我臉皮厚，不然真的很艱苦。(W1-105)

有時候都是咬緊牙關的過，不然再跟人家借錢，都要看人家的臉色！富有的人都不知道我們這些窮人的苦，我們沒錢的人確實是知道沒錢人家的苦！(W1-85)

不好的是，有些人是看到別人災害，會說：「災害！那是你家的事，我自己有得吃就好了！」不管別人的。好的是有些人會替別人著想，有一種人是「沒得吃是你家沒得吃，我家有得吃就好了」，也有這樣的人呢！也有這種人！我心裡想「有錢是你家的事，我也不會去跟你要飯；人家有得吃，我也有得吃啦！沒得吃喝水也可以度一餐！」我說有錢的人也不能壓死人，我們常常一群女人在一起工作，也會談這些事。人的心差很多了。(W1-204)

根據人格心理學者Kelly (1955) 的建構理論，人都會發展出一些特定的概念來建構覺知這個世界某些人、事、物，而這些建構往往是兩極性的，在阿味對「人」的建構中，就

明顯的有一個「有錢人與窮人」的兩極化區別。整體而言，在阿味的生活世界，孩子是她最主要的視域，應該也會是她個人終極關懷的重點。另外，阿味對於人的看待基本上是正向良善的，但也不免的看見了「人的高下有別」，她區別了有學歷與沒學歷，以及有錢與窮困這兩類人。

(三) 順天、信神與抗生死的宗教觀

受訪者阿味生活在多災的山區，最近十年連著遭受颱風、地震與土石流的侵害，對於「天地」自然是會有一份格外切身的認識。對於阿味而言，天地與鬼神有別於她個人，不是她個人的一部分，卻是會對她有許多的提醒與訓示，這些擬人化、神格化與靈異化的體認，更是構成了她個人「宗教與信仰」的重要成分。

1. 順天：人土相安的天命觀照

阿味談到「天」有一份很深的覺察，她認為人是靠天生存在這個世界，因為人類的過度享受，對於土地與物資的開發利用已到極限，連天都有所不容，因此，才會發生這麼多的災難。阿味曾經樂觀開墾土地改善生活，期望得到美好的人生，卻也因為天災的關係，而一再地遭受挫敗，經過幾次災難之後，她學會要順服天，寧可去打零工，耕作少許現有的土地，也不願意再去開墾土地破壞水土保持。在阿味的生活世界覺知到天災是上天降臨的災禍，就算是人類再怎麼努力，天如果不從，人只能承受大自然的反撲，是沒有任何反擊能力的。

我看過青果（蔬菜）種下去，土石流就來了，這是天在做主，……因為我看到很怕了，……。（W2-82）

天就是不讓我收，本來今年這樣努力做，心想收成後多少可以還人家一些，……沒辦法了，今年就沒有辦

法了，就沒有辦法如我所想的，……沒辦法照我的願望。(W2-48/51)

現在做什麼都擔心，擔心這樣做下去，萬一颱風來了又完了，……煩惱不知道天要不送我們這碗飯吃，如果不給我們飯吃，怎麼努力也得不到。(W1-131)

我在想為什麼會這樣災害不斷，一定是我們業太重，一定是我們人有什麼問題，才會變成不能很順利。(W1-196)

大地的無常是災區人們特有的土地觀，今天所擁有的田園，可以在瞬息之間隨著土石而流逝。回歸貧困的生活是來自於大自然的反擊，因為土地承受不了被破壞的負荷。天災是自然發出的警訊，告訴人類應該重視與土地的和平相處，不侵犯土地，才不會到最後只得自食其果，承擔人類造成的禍害。

現在變成只要一下雨路就斷了，……，河床都變得很高，大水來什麼時候要沖走都不知道？……能住得久是最好，如果會怎樣都是讓我們料想不到的事！(W1-192)

如果我們不去動它(土地)，樹木的根攀附著，地沒有被動搖可以承受比較多的雨水，如果地一翻動，土石流就來……。 (W2-83)

我們山上是有竹林，但是我不敢去動，也不能動，萬一不小心又土石流，會傷害到別人……。現在也不能隨便開墾，一下雨土石流就來了……。 (W2-55)

宗教學家Eliade (楊素娥譯，2001：182-185) 認為大地

孕育宇宙萬物，包括人類都是大地所生成的，土地帶來生命、養育生命。而農業生存的根本就是土地，沒有土地，生命終將消逝。從多次的天然災害後，阿味發展出與土地相安共處的認知，認為不去動土地，自然會減少災害發生，人生活在其間也比較安全。

2. 信神：體察神社的奧秘與靈驗

信仰對很多人來說關係密切，信仰存在人的生活中。在阿味的信仰世界，顯露出相對純樸的風貌，也親身的感知到一些靈異的體驗，這股力量推著她不敢不信，這種同時性的感應，卻也成了她精神生活上最大的驗證與依靠。

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拜觀世音菩薩，……好像冥冥之中有人會指點我們，……會遇到貴人告訴我們要怎麼做！（W1-216/217）

我女兒很嚴重的時候，我在醫院照顧她。那天我很累在家屬用的陪伴椅不知不覺睡了一下，當我想到該看她怎樣了，……昏暗及朦朧當中，我好像看到她的身體浮上來，……看到一道光把她整個包住，像信號一樣往她身上發光，我看到她整個人浮起來，就在她的身上一閃一閃的。我當時還以為是自己在做夢，看到這樣嚇了我一跳，我也不敢起來，就這樣眯著眼睛盯著看。……這件事過後兩天，我女兒就漸漸好起來了。（W1-218）

我大女兒曾經有一次，……她的同學晚上睡覺曾經被東西壓到一直喊，我女兒她一直在唸佛，有一天，她看到一個臉黑黑的坐在床邊，後來那個同學就不會再喊了！（W1-220）

對於阿味而言，信仰意味著敬畏鬼神，同時也祈求鬼神賜予福報，可以說是一種「有燒香就有保佑」的民俗信仰。然而，阿味的信仰在冥冥默默之中，帶來許多的「奧秘」與「靈驗」的體驗，當女兒病危時，她全心全力投向對信仰的祈求，最終獲得解危，她對信仰有了絕對的相信，在生活中的幾次「靈驗」經驗提供了好的結果，也因而使得「信仰」更加成為她精神與人生的依靠。

有學者 (Sire, 2004, p.19) 指出，奧秘事件與經驗是世界觀的一個重要但非必然的成分。有些人相信這個世界上有鬼神的存在，進而經驗到鬼神的靈驗與奧秘，有些人則是毫無所悉。若是人有信仰，而且有確切的親身體驗，則在其個人世界觀上，應該會有此一「奧秘性」的知覺向度。

3. 抗生死：對於無常人生的體會與計較

阿味生活在災區，經常目睹生命的脆弱與無常，體會到能活著就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情。她體認到生命的有限性，但是，在面對自己的至親時，那種有限性又被拋之腦後，仍然勇敢的與死神拔河，最後成功的挽回女兒的生命。這場苦戰隱含著對信仰的虔敬結果，以及慈悲、向善換來的回報，這是阿味生命中的一個最值得敘述的功績。

人生是無常的，不要想說明天要做什麼，不一定明天已經走了。(W1-198)

我們的生命還在已經很慶幸了，不要像有些人大水來，跑去看田被水沖走！就再見拜拜了！(W1-206)

我感覺一個人生生死死，雖然這條路是每個人一定會走的，但是，想到一個孩子我懷胎十月，又辛辛苦苦的將她養育到這麼大，她變成這樣，我真的很不甘心，我要奮鬥！(W1-132)

我盡量要把她救起來，也有人跟我說不要救了，讓她走吧！不要再浪費金錢跟精神了。我很難過，我說不是讓她走，孩子是我生的，我有權力要照顧好她，我一定要顧好她的。(W1-135)

阿味清楚知道死亡是必然的事情，了解每個人最終都要走上這一條路，但是，面對女兒病危當下，卻怎麼樣也不願意接受生命的有限性，還是要與命運搏鬥，還是想盡辦法救治女兒的病。在面對女兒的癌症，與自己居住地區的重複受災時，「還活著」便是一件值得額手稱慶的大事。尤其是在陪伴女兒與死神角力的過程中，伴隨著所信仰的「靈驗」經驗，以及從信仰引發出的慈悲善心，阿味在人生的戰場上，品嚐小小的勝利與效能，應該是她在生死的觀照下，繼續前行的動力，也應該會是她在回味生命意義時的重要線索。

(四) 以「做」與「認命」來整合與解說自我的人生哲學觀

在資料統整的過程中，研究者依據紮根理論的分析方法，意外的發現了一個「自我解說」的範疇。研究發現阿味不只是在敘述自己的生命故事，也同時在對自己的生活經驗提出一種形上學的解說，這是以往世界觀研究者較少發現與說明的一個現象。苦難活生生顯明在阿味的面前，阿味自然會看見苦難，且對於自己的受苦也提出一個認知解說的系統。

以前那個家也都要靠我，不管吃的或做什麼都靠我自己，有時候會覺得跟一般的人都不一樣，長大後會想這就是我的命運。(W3-55)

後來想一想，吃多少，做多少注定好了！……順其自然就好，一生沒多長，人的一ance就是這樣，要吃（活）多久，存多少都注定好的……。（W1-91/23）

那時候不知道要怎麼辦？怕地震，心裡又煩，不知道以後要住哪裡？後來想一想這也是我的命，要認命啦！不然要怎樣？（W1-70）

會想到賀伯啦！又孩子生這麼重的病，接下去又地震，我能夠賺多少錢來應付這些？那時候想一想，有斷崖會栽下去的！……這些孩子還要長大，……又想就認命吧！再拼下去，我想「天無絕人之路」，我打定主意再拼看看，拼不到也是我的命！（W2-19/21）

這可能是要磨我的耐心、體諒，還有我的愛心……，我要往善的方面走，我沒有那個能力，就往一個善心走好了，慢慢走沒有關係啦！可能折磨還不夠還要再折磨啦！（W2-148/149）

從她苦難的經驗理解她的生命，她把苦難當成「命運」的「折磨」，磨出「認命」；磨出「拼勁」；也磨出更多的愛心、耐心與善心。阿味從生活處境與得失看待自身的命運是坎坷的，但並不歸責於他人，反倒是體認到對於上天與神鬼的感知，將一切歸諸命運的造作。在一切都是「命」的前提下，她也同時認為「人生是一種折磨，只要折磨夠了就會好轉了！」她仍然把持在努力中渴望生命的正向轉變，更希望藉由行善換取苦難的結束，這也是她對抗命運的自我提升之道。此一對於生命與苦難的看待與解說，顯明為阿味安身立命的人生哲學。

整體而言，在阿味的的生活世界中，她看見了：1. 「自

己：自己的出身處境與苦難」；2.「他人與自我之良善」；3.「與天地的關係：包括順服天、與土地的相安、信鬼神及『辨與抗』生死」；4.「苦難中的認命與能做」。這些看見與現有世界觀的理論有諸多的相近之處。另外，國內全人教育重視「天、人、物、我」整全的概念，阿味看見「天」的範疇，且對於「天命、鬼神及生死」等內容作了更細緻的描述。相應於「我」的概念，則是可以細分為「處境」、「受苦」與「良善」的特性。相應於「人」的概念則是重視「人的性善」，以家人為中心的取向。而相應於「物」的概念，則是強調「與土地相安」的精神。除此之外，本研究尚發現研究對象的「解說」系統，是一種以「認命」、「做」與「向善」為核心的信念組織，來解說自己的安身與立命，「認命」應該是阿味的一個最重要的意義系統，作為歸結與述說其人生的一個最核心與高層的概念。

另一方面，本研究同時也將研究發現與Kluckhohn與Strodtbeck (1961) 的世界觀概念與向度進行比對，找出研究發現與「人性善惡」、「人際取向」、「自然取向」、「時間取向」及「思行取向」等五個世界觀向度上的相符情形。整體而言，阿味針對「人性善惡」進行述說，且對於人性的觀照是偏於性善取向的。阿味也觸及「人際取向」的觀點，對於人際有強烈的「尊卑、高下」的分別。「土地與自然」也被提及，認為應該臣服於「土地與自然」。在「時間導向」上，阿味則是未做明確的述說，而是以時間為背景來述說生命經驗與未來的願景，在訪談中可以間接的看出，阿味在時間上是以「眼前」為導向的，是一種結合過去的生命經驗，當前的生活困境與對未來的期許，而形成的一種近似海德格所謂的「寓居於世」的時間觀照。在「思行取向」上，則應是屬於「行而後知」的型態，反映出她個人一生之中

「跌跌撞撞」的生命經驗，而其述說則是「反思」其個人在命運的拮難之下，仍然能夠把持著「能做」與「再拼」的精神；對於生命來去得失則是以「認命」的人生哲學系統來加以解說。

是世界觀嗎？上述兩段討論都在說明本研究的發現與既有的世界觀理論是有關聯的。本研究則是以「我觀」來呈現受訪者對於自我的觀照與概念，以「人觀」呈現受訪者對於生活世界中的他人的照見，以「天觀」來說明受訪者對於「天、神與生死」的概念與信念，最後則是以「人生哲學觀」來顯現受訪者對於個人生命經驗與生活世界的解說。除此之外，在受訪者所提之「我」、「人」、「天」與「人生哲學」等觀念與述說之中，各有其具體的標示，例如，「我的卑微與受苦」、「人的良善與高下」、「天有法理與神的靈驗」，以及「拼做與認命的人生哲學」。換言之，本研究在一位受訪者身上找到了「我」、「人」、「天」、與「哲學觀說」的世界觀架構與主題，這些發現一方面將在本文的後續與其他的研究發現做比較與整合討論。另一方面，也期望在未來對更多的人物之敘事訪談進行分析比較，建構出國人世界觀的周詳面貌。

二、生活操煩與終極關懷

在其生命故事中，阿味在自然而然的道出她個人的世界觀的同時，也詳實述說其個人的生活目標。目標是個人動機的具體顯明，包括從個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操煩（current concerns），到個人感知生命中的終極關懷。在訪談中，阿味述說著面對受苦與災難而來的各種操煩，如：生活、債務與孩子的學費，也透露出她個人生命中的終極關懷，包括對於孩子的期許，以及對社會的回饋。

(一) 生活的操煩

在阿味的生活世界裡，生命是被生活推著、趕著。就算是遭遇多大苦難，也沒有太多時間感傷；因此，她的生活目標也只能設定在眼前。阿味的眼前目標是照顧好家人與孩子，生活基本需求有著落，能順利還清債務，這些都是她迫切要達成的目標。

覺得欠人家錢很難過，我想能不能等孩子大一點，把這些債務還完，我不要再欠人家了，很艱苦的！……最重要是要還清債務，等債務還清再來打算，重要是債務壓在身上，所以要趕緊拼來還債。(W1-157/W2-31)

想想再艱苦也要拼了，我就不認命，……種青菜下去，一大早三、四點我就去田裡，……都是為了孩子們，要栽培他們，也要生活啊！(W2-26)

我這個孩子(兒子)都是自己半工半讀，讀到高中畢業，……我們家境不是很好，孩子如果會想就好，看到孩子一天天長大就好了！……如果孩子沒有怎樣還好，有事情就操心……。(W1-83/87)

昨天我那小女兒哀求我要去幫她繳學費，……她的註冊錢，我又要想辦法跟人家周轉了！(W1-115)

有啦！他才賺兩萬多一點，他自己也要花，每個月大約寄一萬二到一萬五回來。但是我也在想不能把它花光，要替他留一點，不然，萬一他那一天說要結婚了，我又沒有錢可以給他！唉！我們做父母的就是快操煩死了。(W1-159)

(二) 培育孩子的終極關懷

栽培孩子是受訪者阿味最重要的人生目標。在阿味的年代，讀書是有錢人家的事，貧窮人家的孩子是不可能讀書的。阿味也發覺到當今的社會，學歷低難以跟人家競爭，也會讓人看不起。

現在我會告訴孩子，現在有書可以讀就要盡量讀，沒有錢媽媽拼一點，現在的社會是這樣的，也要跟得上社會……，以後到社會上工作也要看學歷，現在時機走到這樣，書也要多讀一點。(W1-148/152)

從小我就這麼想，……現在輪到我教育這些孩子，我希望他們在社會上可以立足，不要讓人家看不起。……要讓孩子有所成長，讓社會上的人看得起，孩子讓人家看得起，在社會上可以跟他人有所評比 (W1-173/W3-6)

阿味看見自己失去家庭溫暖，受虐、受苦與失去求學的機會，這樣欠缺的氛圍引發她對於家人（尤其是對孩子）的重視。她對於孩子寄予厚望，希望他們能上進，有書可以讀的時候要盡量讀，以後在社會上才能夠出人頭地。阿味的生活目標是以家庭為依據，更是以孩子為依歸的。阿味有其眼前生活上的操煩，然而在這些操煩的背後，卻顯現出她在生命中的終極關懷是她的幾個孩子。當人家養女的生命經驗，深深烙印在阿味的腦海裡，遭雙親遺棄的經驗，使得阿味看待孩子為自己世界的中心。孩子是她世界的中心，自然也就成為她個人動機、期許、關注等動機的核心。

我希望我的下一代有出息，我不要人家說：上一代稀稀落落，這一代也一樣。我不要聽到這些。(W1-170)

我不要人家說：上一代稀稀落落，這一代也一樣。……我告訴孩子們，希望有一天聽到「某某人，你的孩子這麼有出息」。……孩子讓人家看得起，在社會上可以跟他人有所評比。(W3-6)

阿味於不同的訪談之中，一再地強調孩子要能成材有出息，且在諸多地方一再出現「我希望」、「我要」或是「我不要」的字眼，阿味透露出孩子是自己人生努力、期許與希望的核心所在。阿味的的生活世界與生活經驗，一再地激發她栽培孩子上進的目標，希望他們將來在社會上讓人家看得起，讓她能夠受人好評。這些目標雖然在外人看似平淡，然而，在阿味的生命中卻是最重要、最核心與最終極的關懷。

(三) 社會性的利他回饋

阿味在關懷下一代方面，她所關愛的已經不只是自己的孩子，而能廣施回饋於社會。阿味是抱持著回饋社會的心情。目前的地則是抱著感恩的心情，期望對社會有所回饋，幫助他人就如人家幫助她一樣。

我都告訴孩子們，人家幫忙我們，我們就要幫助人家，……我一點一滴都在想，人家有那個心照顧我們，……社會上的人就這樣幫我們，以後如果我們能力夠的話就要回饋回去。(W2-37/38)

……以後走的方向也是，如果以後不再欠人家的錢，我也是照常會以愛心幫助別人，我還是會這樣走下

去……。到時候也可以跟一般人一樣付出愛心，目前確實沒辦法，我的能力有限啦！（W1-178/W2-32）

以後就去當義工，到處跟人家結緣……。像有些老婆婆沒有人照顧，我就去他家陪陪她，幫忙她把家裡整理乾淨、舒適……。（W2-29/35）

每一次災害以後，我就越想要去做……，總有一天我會做到的！人家說一枝草一點露，我一定要跟它拚，總有一天一定會翻身，翻身後我一定要幫助別人，我的目標就是這樣。（W2-43/44）

阿味居住在重複受災的地區，屢次看見各界愛心的救援，以及自己遭遇生命困境時，他人熱心的協助讓她得以度過難關。阿味在被幫助當中，有新的反思與方向，她真實感受到處於無助下的無奈，因此，更能同理他人的苦，知道以後要走的路就是當義工，這是她生命中「利他」的目標。其中還債與過日子是面對生活困境不得已的操煩，另外兩項則是對於他人的關懷。

當代心理學家Emmons（1999）以動機心理學的觀點來操作與測量終極關懷（Tillich, 1957），他提出個人勤勉（personal striving）的概念與測量，來顯明一個人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動機、目標與關切（concerns）。Emmons也指出，一個人在各個不同的動機與目標之間，會有層次（level）的差別。有些目標的層次很低，例如：追求聲色逸樂，有些目標的層次則是較高，例如：追求個人實現與靈性成長。如此的三種生活目標在以往的研究與論述之中通常是分別進行的，本研究則是透過質性的研究程序，在一位受訪者身上同時的看見。在言談之間，阿味直接提及三個關懷性的生活目標，其中最重要的是「關懷下一代」，再來就是還債、度日

等日常生活中的操煩，最後則是提及期許於未來回饋社會、幫助他人。這三者是先後次序有別的，先是生活中的操煩，再來是對於孩子的終極關切，最後才提及社會性的關懷與救助。

三、生命意義的感知

在現實生活中，往往要遭逢重大失落、極度空虛或是大限之至，才會引發生命意義的詰問，「我的一生活的有價值嗎？」、「我是否虛擲浪費了我有限的生命？生命活的全然沒有意義嗎？」而能夠適切的答案這些問題，應該是個人生命意義的終極詰問。在研究的世界裡，本研究也試圖反覆與窮盡的探問生命意義的問題，在反覆的詰問之下，即使受訪者願意配合回答，也似乎表現出「不勝其力」的狀態，對於研究者的生命意義詰問，答來「倍感吃力」。對於「生命意義」意涵上的困惑，以及腸枯思索生命意義來源的過程中，受訪者阿味成就了其個人生命意義的建構，找尋到獨特的生命，也述說了自己的生命意義。

(一) 「活著」的回顧與統整體驗

面對災區鮮明的生死無常，「還活著」成為一件意義深遠的事情，相對於活在安全富裕生活中的人們，活著常變成一個不痛不癢，理所當然的習氣。阿味有一個十分不平凡的生活經驗，在身為養女的成長歷程，讓她比別人提早體會到人生是怎麼一回事。她感覺人的一生就是一種循環，以前人家養她，現在換她來養下一代，這種生生不息的繁衍，已經達到Erikson (1963) 心理社會階段親代性的順利發展。她的生命是為了養育孩子、保護孩子，相較於她幼年時期被棄賣的慘痛經驗，能夠讓孩子留在身邊，讓她盡到母親的責任，

能夠好好照顧孩子們成長，這對她來說生命是具有其意義的。

經過賀伯、地震、桃芝啦……！會想到颱風來了，想到生命，有的人被大水沖走了，想到我還活著就非常有意義。(W3-11, W2-164/165)

回想這一生，我認為人活著就是在折磨自己，……出生來折磨我們自己，如果沒有折磨怎麼會成長？……人的一生前前後後怎麼會遇到這麼多災厄，……我們要反省，活著就是要做，沒有要怎樣？我認命啦！如果做不夠的就再做，這樣才有意義。(W1-232/W3-16)

小時候當人家的養女，我都要照顧我的養母跟阿媽，……對我的生命是有意義的，給我一種成長，讓我了解人生是怎樣的。(W3-50/54)

我感覺以前人家養我，現在我養孩子，我再來養下一代，感覺人生就是這樣，我感覺活著就有意義。……想到生活，有的人被大水沖走了，想到我還活著就非常有意義。(W3-4, W3-11)

家裡的孩子都很平安，就會覺得生命很有意義，我就不用操心什麼！……感覺孩子在我身邊成長，後來生病，我感覺要好好照顧她，她漸漸好轉，我就覺得很有意義，感覺心情也會很好。(W3-59, W3-62/63)

阿味從小就生活在苦難中，及至婚後遇到這麼多災難與痛苦，還能活下來讓她覺得生命還是有意義的。尤其是從不諒解親生父母的悲怨過程，轉化成體諒、甘心照顧養母及其

家人的胸懷，讓她的生命綻放出令人欽敬的一面。阿味一路走來，能夠回顧自己的生命，發現自己曾經受苦受難，但是在過程中能夠堅毅刻苦的面對苦難，且在事過境遷之後，發現自己有所成就，也在經歷了許多重大災害之後，還依然能夠活著，真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很有意義的事情。

研究者認為這個意義感受來源符合Frankl (1967) 創造、體驗與面對苦難等三個意義價值(來源)，受訪者認為還能夠「活著」，就有機會去回顧自己過去的生命經驗，從中去感受到創造、體驗與個人面對苦難的艱辛與成果，在依然活著的慶幸之中，肯定自己生命的意義與價值。總之，這個意義感是統整的，是對於「整體」生活經驗的一種總結。

(二)「創造」的愉悅體驗

不論生活的好壞，阿味總是能夠昂然地投入在工作之中，不管是做自己的工作，還是幫他人工作，她總是認真的做，並且在工作中獲得希望與樂趣。

現在像我坐在這裡，我會想明天好天氣，工作，去工作。……像種青菜下去，一大早三、四點我就去田裡了，做到天微亮又繼續做，……(W2-26)

雖然做得很辛苦，……再怎麼累也要趕快煮給他們吃，我要煮愛心的菜，做完覺得很有意義，感覺很好，心情很輕鬆。……他們吃得很高興，我就感覺自己表現的很好，感覺心裡很舒服，很有意義。(W3-28/30, W3-35 工作的意義)

我對別人該做、要做的！感覺照顧他們對我也有意義！是一定要照顧的，因為我以前就是賣給他們當養女，就是要照顧她們的。(W3-56)

在工作的當下，阿味體驗到造福他人的喜樂，熱衷於工作，以及對別人有所回饋，幫助別人都讓她感受到生命是有意義的。這是一種創造的喜樂，更是一種喜樂的體驗。換言之，一個人在當下能夠對他人有所貢獻，也是其個人意義感的一個重要的來源。整體而言，這個意義感受的主要來源是源自於創造的，在當下就能夠帶給受訪者意義的感受。

(三) 終極的盼望

對孩子未來的期許是受訪者阿味的終極關懷，在對於這個終極關懷的期盼之中，受訪者阿味對於人生感受到有意義。有個溫暖的家，孩子盡守本分，能立足於社會，這些對阿味來說意義非凡，也是她所期待的。生命的意義是自己給出的，阿味的苦難是她的生命經驗，她有個目標就是陪孩子成長，她的生命意義感是來自孩子的，她要求孩子不是要有多大成就，而是能循規蹈矩的生活著。讓她感到欣慰的是孩子能在她的期許下成長，因此，她人生的終極關懷是能夠被盼望與達成的。儘管覺得自己一生受苦，但是在盼望中，生命是有意義的。

要讓孩子有所成長，讓社會上的人看得起，孩子讓人家看得起，在社會上可以和其他人有所比較，才會覺得人生活的有意義。(W3-6)

……他們做得比較好，將來也會感謝我，他們如果平平的成長起來，不用讓我操煩，這樣我的人生就比較有意義。(W3-10)

有個溫暖的家，感覺很有意義，再辛苦也要拼，感覺有價值就好，不搶不劫就好了，對我很有意義……。

(W3-47)

綜合言之，阿味回顧與統整了自己倍受苦難的人生，在回顧中給出了自己的生命意義。她也同時在「當下」扶持他人的工作中，感受到生命的喜樂，而為自己加添了生命的意義，更重要的是，她對於未來是期許與盼望的，而這些期盼在她來看是有機會被成就的，這也是她更重要的一個生命意義來源。換言之，「生命的回顧與統整」、「當下創造的喜悅」與「終極的關懷與盼望」是本研究所發現的三個重要的生命意義感來源。

此一研究發現與意義治療大師Frankl (1967) 所提出之三個意義價值與來源是有所不同的。本研究的發現基本上包含了Frankl (1967) 的「創造、體驗與面對苦難」等三個項目，然而增加了「過去」、「當下」與「未來」等三個「時式」，也增加了「生命回顧」(Butler, 1963)、終極關懷(Tillich, 1957) 以及希望(hope) 的概念，這些時間向度與概念的加入，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更周全的來探索有關生命意義的相關研究。

肆、綜合討論與結論

不論神學家或者是哲學家對於生命意義的界定為何，那都是對於生命意義的一種「應然」的期許，在本研究關心的則是受訪者生命意義的「實然」狀態，受訪者究竟如何在一個獨特的生命光景之中，展現其生命意義。本研究進一步的以「推論」受訪者的心理建構歷程為目的，來推敲受訪者在其獨特的生活經驗中，如何「看待與給出」他的生命意義，並且經由回顧與歸結來統整出一個整全性的生命意義感受。

一、生命意義多元階層的概念

本研究將生命意義預設為一個多元階層的概念，回應這個預設，也因而展現出本研究的一個「整全式」(holistic)的探索態度。然而，在現有的分析概念與工具底下，確實不容易找出「確切」的階層證據，本研究因此轉向於與Frankl (1967)的高層心理學對話。Frankl (1967)引述並且指稱美國太空人格連中校為「高層心理學家」的話說：「人所需要的是『一個堅強的觀念與信仰的基礎(是為底層)，不但使個人提昇到超越的層次，並使個人為了比自己更崇高、更美好的目標而生而死』」(黃宗仁譯，1987，頁19)。有高層與底層之分，顯示Frankl (1967)對於生命意義的論述，也隱含了階層的概念在內。在這個重視「高層」的心理學定義中，人應該具備「觀念與信仰的基礎」(底層)與本研究視「世界觀」是「底層」的概念是相符的；Frankl (1967)所謂的「崇高美好的目標」(中層)，與本研究視「生活目標」為「中層」的概念是相符的。而Frankl (1967)不論是在論述觀念與信仰，或者是崇高美好的目標，都是在討論生命意義的脈絡底下進行的，也可以因而推論說，生命意義是高於觀念與信仰(底層)，以及美好、崇高的目標(中層)之上的上層概念。換言之，本研究最主要的發現是「世界觀」、「生活目標」與「生命意義感」的三個層級，與Frankl (1967)在生命意義的討論中所提出之「高層心理學」在概念上是相符的。整體而言，Frankl (1967)是否隱然地肯定了「世界觀」、「生活目標」與「生命意義」的階層關係，是在文本探究與實徵研究上，都需要進一步探討的議題。本研究最大的貢獻，則應該是指出此一階層概念的可能性，未來仍有待更多的研究投入，來進一步的探究生命意義的階層概念。

二、生命意義感知的來源

本研究發現生命意義的來源有「回顧統整」、「創造體驗」與「終極盼望」，應該能夠將Frankl (1967) 的理論作進一步的修正與推進。Frankl (1967) 明確地而且是不止一次說明生命意義的來源或者是途徑。

生命可以從三種方式來肯定其意義：其一，藉著對生命的付出與奉獻（如我們的創造成就）；其二，透過我們對於世界的感受（如我們對價值的體認）；其三，端賴吾人對那不可改變之命運所持的態度而定（如不治之症、必死的癌症等等）（黃宗仁譯，1987，頁15）

生命所以變得有意義，可以經由如下的三種途徑得到：第一，透過賦予世界的創造所得到的成就感；第二，由生活的體驗，而得自這個世界的價值認定；第三，依循著吾人對於這個世界所採取的立場，亦即根據我們對受苦所抱持的態度而定（黃宗仁譯，1987，頁28）

也有許多學者依照Frankl (1967) 三個類型意義價值的觀點來進行研究（陳珍德，1984），而有與此三類型價值來源極為相近的研究結果。本研究所發現的三個類別，則是有明顯的不同，而且能與Frankl (1967) 的其它論述做進一步的呼應。

第一，就本研究「回顧統整」的發現而言，Frankl (1967) 也是一位極為重視「生命回顧」，而且肯定生命回顧在個人意義統整上的功效。他曾經引述一位個案假想中的生命回顧說：

至於我自己，我心平氣和的回顧我的生命，因為我可以說：我的生命充滿了意義，而我也努力著要實踐這些意義。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對我和孩子而言，我已經盡了最大的心力。我的生命一點也不失敗」
(黃宗仁譯，1987，頁28)

此一論述顯示Frankl認定生命回顧對於個人意義統整的重要性。而在生命的回顧之中，他所提及的三個生命意義來源是被統整包含的。他特別提及老人的生命回顧，而在這樣的回顧之中，包含了創作、體驗與面對苦難的態度。

老年人擁有的不是未來的諸多可能，而是過往的所有事實—事業完成、愛人依傍，有意義的苦難也受過了。尤其是有意義的受難，雖然並不一定值得人羨慕，卻是自己最值得驕傲的事(黃宗仁譯，1987，頁33)

因此，本研究所發現之「回顧統整」概念，基本上涉及了一個個人發現生命意義的心理歷程，同時也包含了Frankl(1967)的三個生命意義來源。

第二，就本研究發現之「創造體驗」而言，基本上包含了Frankl(1967)的「創造」與「體驗」兩個意義來源，Frankl(1967)重視「對世界創造的成就感」，以及「對價值的體驗」，就本研究之研究對象而言，這兩件事情是合一的。受訪者阿味是一位鄉居渺小的人物，在農產耕作上頻頻遇到災害而失敗，且對於土地有了一番新的認知之後，她的創造是保守的，而且是貼近生活的，在簡易的操持之中，她能夠看見孩子的滿足與歡笑，對她而言，這便是生命的意義。Frankl(1967)也特別提到：

生命的意義必須是從個人生命中某一既定情境下的獨特意義來了解，每一個人的生命是獨特的，沒有一個人可以被替代，其生命也無法重複，而此雙重的獨特性更增加人的責任（黃宗仁譯，1987，頁17）

另外，本研究也找出「當下」的概念，與「回顧」的概念算是一種對照。在生命的當下，若是一個人能夠有所創造，也對於生命的價值能夠有所體驗，應該會幫助個人提昇生命的意義感受。

第三，在「終極的盼望」部分則是本研究特殊的研究發現。雖然Frankl（1967）在「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一書中提到「終極的意義」，Frankl（1967）認為終極的意義是超越人類而存在的，往往因為人的智能有限，無法辨識，而無從得知。本研究所發現之「終極的盼望」則比較接近Tillich（1957）的「終極關懷」，再加上「希望」得以成真與實現的意涵。的確，當個人擁有明確的人生終極目標（終極關懷），也體驗到此一目標是有可能被實現的，此一「擁有希望」的感覺，確實會給出個人生命有意義的感受。有關目標、動機與終極關懷的概念，則是會在下一節中，有更具體的統整。

三、生活目標、動機與意義的關係

本研究發現受訪者的生命目標包含了「生活上的操煩」、「終極關懷—栽培孩子」與「社會利他與回饋」等三項。將動機與生活目標的概念與生命意義的關係作更緊密的關聯。Frankl（1967）在其生命意義的論述之中，曾多次的

引用動機人格心理學家Allport (1955) 的觀點，認為正確的生命目標與生命意義之間息息相關。Frankl (1967) 引述Allport的觀點說：「如果把人格僅僅看做吾人降低緊張的一種習慣模式，即未能顯出吾人奮鬥努力的本質」（黃宗仁譯，1987，頁39），其中奮鬥努力的觀點亦即Emmons (1999) 個人勤勉 (personal striving) 概念的原始來源，意思是說人生的目的，不僅僅只是為了降低生理與需求上的不滿與緊張狀態，而是要有更高層的動機與理想，也就是實現生命的終極關懷。Frankl (1967) 也引述Maslow (1968) 的觀點說：「身心的均衡、適應、自我的保護、自我的防衛和調適都只是消極的觀念，我們必須增補更多積極的觀念」（黃宗仁譯，1987，頁30），這即是一種正向高層次的指向，我們可以發現Maslow、Frankl與Allport等人的動機概念其實是有志一同的。

受訪者阿味有其生活上的操煩 (daily hassles)，然而，她也關切孩子的教養，以及對於社會的回饋。其中對於孩子的教養更是她自覺最重要的人生目標，也符合Emmons (1999) 所提出的個人勤勉是其終極關懷的概念。確實，在動機與人格心理學家的觀念中，終極關懷是一個中性的概念，並未加入「價值判斷」與「超越的必然」，每一個人最關切而念茲在茲的人生目標，也就是他個人的終極關懷。在主觀上，個人的終極關懷便如其所是，沒有優劣好壞之分，但是，在客觀上一個人的終極關懷卻是可以訴諸公評，有良莠差別的。Frankl (1967) 除了介紹終極意義的概念之外，也提及「願意而且能夠為他所獻身的一種理想，或者他的愛人，或者上帝而受苦」（黃宗仁譯，1987，頁30）都可以為生命帶來意義。此概念也顯示受訪者阿味以孩子的教養為其人生的終極關懷，且在主觀上認定此一關懷是富有意義的。

而此一關懷，在客觀公評上，應該也是會被認為「饒有意義」的。

本節中終極關懷的意涵，可以進一步的與上一節生命意義感受中「終極盼望」的概念做結合與統整。二者之間有連續與階層的關係，可以說「終極的盼望」是「終極關懷」的一個心理上的延續，而終極關懷則是「終極盼望」的基礎。終極關懷包含了動機與行動，是一種生活上的實踐。此一實踐的成果（consequence）則是可以助益增強一個人的盼望（hope），而擁有盼望的深厚情感，也能夠回饋加深一個人終極關懷的實踐。整合言之，在同一關懷目標（孩子）上，我們可以看見「關懷」與「盼望」之間的相互關係。

四、世界觀

以往在生命意義的探討上，鮮少有人加入「世界觀」的概念來進行探討（張利中，2004）。二十世紀初現象學家胡賽爾提出「生活世界」的概念，對應實徵論科學主義的「真實世界」，他主張對於這個世界的觀望，應該由「自然的立足點」轉向，改為「主體的立足點」；換言之，他在科學主義霸權主導的世界觀之下，倡議一種超越主義，還原為「超越自我」的世界觀，「存而不論」的來放棄既有科學假設，並找出「非科學的預設」，重新來認識世界的真切意義。因此，研究者認為世界觀的概念與生活世界的概念之間可以被有系統的聯結，深化生命意義的相關研究。意義治療大師 Frankl（1967）也有相對應的看法，他很明確的反對以「自我實現」來當作個人的人生目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會將「自我實現與個人潛能的發揮視為人生的終極目標則是犯了將世界和其中的客體貶抑成達到個人目標的一種手段」（黃宗仁譯，1987，頁35），換言之，Frankl（1967）認為個體

如何看待所身處的世界，對於人生的方向與目標是具有意義與影響力的。同時Frankl (1967) 明確的反對主觀主義，認為世界不只是個人主觀認知的投射，他認為：

應該將世界視為一個客觀的現實以面對它，以一種超越自我存在的認知活動來認識這個世界，人所能把握的只是主觀的某個片斷，換句話說，他只能從整個世界光譜式的展列中做一點主觀的擇取；不過，他到底是從一個客觀的世界中做其主觀的選擇。……人走出自我注意的圈子，他才能夠適當地覺察到他以外的事物。此一態度是一種自我實現的背反，走向了「自我超越」的道路 (黃宗仁譯，1987，頁 33)

在此，Frankl (1967) 明確地表達了他的世界觀，是一個客觀存有的世界觀，人與其世界主動的做選擇與互動，甚且人應該脫離過度的自我關切 (self concerns)，才能夠更清楚的看見他的世界，之後，也才能跳脫「自我實現」的框框，以「自我超越」作為人生真正有意義的目標。換言之，在Frankl (1967) 對於世界觀的論述中，他隱然地指出世界觀與個人的目標是有關聯的。主觀主義的世界觀將人帶往偏頗「自我實現」的生活目標，而客觀主義的世界觀，則有可能將人帶往「自我超越」的人生道路之上。Frankl (1967) 進一步的規劃出一個理想的「人格」理論，認為：

人從一個充滿意義與價值的客觀世界中去選擇「他之所欲做」，和「他之所將為」，那麼，一個適當的人類理論才可能形成 (黃宗仁譯，1987，頁 35)

的確，人是生活在一個充滿意義與價值的客觀世界，對於世界的觀照，也讓一個人能夠有所選擇，來訂定自己的「所欲與所為」，也就是立志於個人的生活目標，如此才能

夠建構出一個理想完整的人格理論。換言之，Frankl (1967) 這段話背後的意涵是一個好的人格理論，應該包含對世界的觀照，與個人所相應而生的生活目標，以本研究來看，這也再次地支持了本研究一直努力要推論引申的階層觀點。

五、研究方法上的考量

在以往的研究中，「生活世界」與「世界觀」分屬不同的理論概念與方法取向。一般而言，「生活世界」是以現象學與質性研究方法為導向；而「世界觀」研究則是以實徵主義與量化研究方法為根據所進行的探究 (Sire, 2004)。本研究則是將兩者加以結合，首度以質性研究的概念與方法，來探索研究對象的生活經驗與視域，並且能夠成功的將所獲得的發現，與既有的世界觀理論作對照與結合。此一以「敘事訪談」—「紮根分析」—「理論比對」的研究取向與方法，在理論背景裡則是反映出以「故事述說」及「生活世界」為主要題材，而所言及的「生活世界」反映出的個人的「世界觀說」，形成一個方法上的可行性。此一方法論上的結合與應用，在本研究初步的探究上可以說是成功的。於未來的研究中，很值得針對此一方法論與研究法的應用與發現，進行更深入的探究。本研究在性質上屬質性研究，且僅有一位研究參與者，在推論上多有限制，在文獻的討論上，也侷限於生命意義的相關理論，未涉及創痛與災害等相關議題的探討，也是本文的限制之一。

◆ 參考文獻 ◆

- 陳珍德 (1984)。〈癌症病人生命意義之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學系碩士論文。
- 張利中 (2001)。〈尋獲「生命意義」的時態與心理歷程〉。《生死學通訊》，第五期。嘉義：南華大學。
- 張利中 (2003)。〈世界觀、生命意義與「死亡因應能力」之相關研究——台灣地區 195 位安寧病房護理人員之初探〉。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第三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
- 張利中 (2004)。〈生命意義感的階層模式分析：一個生命意義研究新方向議題〉。嘉義：南華大學生死學系。第四屆現代生死學理論建構學術研討會。
- 伊利亞德著 (1959)。楊素娥譯 (2001)。《聖與俗》。台北：桂冠。
- 弗蘭克著 (1967)。黃宗仁譯 (1987)。《從存在主義到精神分析》。台北：杏文出版社。
- Butler, R. N. (1963). The Life Review: An interpretation of reminiscence in the aged. *Psychiatry*, 26, 65-76.
- Cooley, C. H. (1902/1964). *Human Nature and Social Order*. New York: Schocken.
- Emmons, R. (1999). Personal Goals and Life Meaning. In Emmons (Ed.) *The Psychology of Ultimate Concerns: Motivation and Spirituality in Personality*, (pp.137-156).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 Erikson, E. (1963). *The Chil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Frankl, V. (1967). *Psychotherapy and Existentialism*, England: Penguin Books.
- Kelly, G. (1955). *The psychology of personal construct*, New York: Norton.
- Kluckhohn, F. R. & Strodtbeck, F. L. (1961). *Variations in value orientations*, Evanston, IL: Row Peterson.
- Maslow, A. H. (1968). *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 (2nd ed.). New York: Van Nostrand.
- McAdams, D. (1992). The Five-Factor Model in Personality: A Critical Appraisal. *Journal of Personality*, 60(2), 329-361.
- Tillich, P. (1957).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 Sire, M. (2004). *Naming the Elephant*, New York: Sage.